



# 誤認



盧勁馳

這都可以稱之為習慣，走在行人道上  
未嘗認出一張臉，或熟悉或陌生  
不過都是一樣，於是我微笑

你扶著我的手臂走到巴士站旁，從袋中拿出一個  
印有號碼的簿子  
每頁的右上角有些突起的小點，你摸著小點  
翻到某個號碼然後舉起，說我可以離開讓你一個人  
等車就好了

可以聽到巴士到站時的聲音嗎？前面停了一輛單  
層旅遊巴士  
你說這不是公車，因為引擎震動的音色有所不同

我才記起，生存從來不是一個邏輯的問題  
願意生活下去的人自有其生活的方式  
你走後，我沿興漢道走到另一個巴士站  
有人喚了一聲我的名字，我停下回望  
他問我在這兒幹啥？我說剛下課了  
「想不到你也進了香港大學呢！」我立即氣得想  
給他一記耳光  
也許他是我讀副學士時的同學吧，但既認不出他  
是誰  
也就無所謂怨恨

從本部圖書館走到大門的升降機，路很暗  
遇上的人多不勝數，我總會停下  
或微笑或招呼或猜猜對方的名字  
而誤認的情況居多，但有時  
卻忽然記起一些遺忘了的事情——  
黑暗的店舖裡，一陣燒焦的氣味，從二樓百葉簾  
中的空隙  
向外看去，有車子駛過



那時她一直捏著我的手腕，摸到我的指頭  
引到打字盤上印出的點字，我的心在跳  
而她面目模糊，像墓碑上塵封的硬照  
我知道她從來未看見我的臉，不然我覺得她定會  
喜歡上我  
一星期後我就再沒有去上課，至今我的點字還是  
學不好  
而她好像在兩年前去逝，好像是兩年  
這是可以憑藉推理去掌握，我記得為她寫過一篇  
短文  
得了七十五分全班最高分，好像今日發生過的  
事情

好像今日我走到咖啡室跟你會面，你替我買了一  
個蘋果焗餅  
我們談到本雅明有多難看，你有多傷心  
他們都在說著自己的偏見，從來沒有一個人會關  
心他人  
這是多麼厭煩的事情，而幸福不過是一剎那的  
專注  
有人走過來你跟他打個招呼，我接了一個電話  
剛才談到甚麼話題，你說他竟然忘了你的名字

其實這可能是名字本身出了問題，而蘋果餅還是很好吃

我還是走在行人道上，猜著迎面而來小巴的號碼  
估量下一個車站的位置，籌算下次發病的週期  
來計畫學期論文的寫作進度，並認真打量每個迎面而來的人。

### 評審的話

葉 輝：這青年寫詩非常努力，因為他天生弱視，所以他看這個世界時看得比較朦朧，可是，他的心打開了。他的眼睛雖看不清楚，可是心裡能夠朦朧朧地抓住人與人的關係。他坐公共汽車時，假如是巴士，就比較好辦，因為號碼分得清楚。可是，假如坐十六座位的小巴，他就很難依靠聲音去分辨，只能以朦朧的視覺去分辨，他不是全盲，只是弱視得很厲害。詩中還寫了人的感情，因此，題目〈誤認〉，不光是視覺上的，還是感情上的。從感情這角度來看，我最喜歡這首詩。

鄭愁予：這篇寫的都是都市經驗，包含了歷史、地理、感情，符合城市文學的要求，雖然是年青人，卻寫出了歷史感。而且，這首詩的長度也足夠，我們不能忽視長度，就像聽交響樂，如果只有兩個樂章，這個交響樂就不對了。我很同意這首詩的排名，它給我深刻的印象。

但是，那個才是你的名字呢？  
生存既不是一個邏輯的問題  
願意生活下去的人自有其生活的方式  
儘管這是永久的磨折  
細膩，也總算得上一種快慰

### 得獎感言

得獎讓我再一次感受到一份從事文學創作的欣慰。

我一直覺得，文學給我最大的禮物，在於能夠真誠地表達自己的獨特體驗和想法。作為一名殘疾人士，我深深的體會到主流社會對一些邊沿個體的忽視。我經常感到，很難跟別人分享自己的經驗。每當直接提到自己的殘疾狀況，不是要請求憐憫，就是要激勵別人，總難以道出半句讓自己觸動的話。

於是，我嘗試在文學裡探求，不是為求得甚麼崇高價值，只不過讓自己的日常生活體驗能夠繞過社會的磨削，得到一種藝術上的迴響。

多謝大會給與我這個機會，讓我再一次感受到，在這個繁忙的都市裡，一個卑微的個體經驗，同樣有著造就文學創作的可能。